

書名 四大奇書第一種一百二十回  
 撰者 明 羅本 撰，清 毛宗崗 評  
 卷 卷二十  
 內容分類 集-小說-章回小說-講史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134  
 編號 D8633500

# 卷二十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86335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134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文本四大奇書第一種一百二十回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忠義水滸傳一老  
 東原 羅貫中編輯  
 金陵 興賢堂梓行  
 詞曰 人稟陰陽二氣仁  
 義禮智天成浩然沛乎  
 塞滄海可托六尺孤能  
 寄百里命閑閑水滸全  
 傳 是地煞威名逢  
 場 偽與真赤心當  
 報 我曹堪欽  
 亂離間  
 復見天  
 新雨露

四大奇書第一種卷之一  
 聖嘆外書  
 茂苑毛宗崗序始氏評  
 詞曰  
 滾滾長江東逝水浪花淘盡英雄是非成敗轉頭  
 空青山依舊在幾度夕陽紅 白髮魚樵江渚上  
 慣看秋月春風一壺濁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  
 付笑談中 以詞起  
 第一回  
 宴桃園豪傑三結義  
 斬黃中英雄首立功  
 人謂魏得天驕吳得地利蜀得人和乃三大國  
 將與先有天公地公人公三小寇以引之亦如

K3017  
(9)



双紅堂
小説
134(9)

我家兄弟富家裡我因做  
客消折本錢就于梁山泊  
落草今次方回便教朱富  
來與李達相見了朱富置  
酒款待李達曰哥哥分付  
教我不要吃酒今日已到  
鄉里便吃兩杯何妨當夜  
吃到四更李達趁着月便  
投村裡去朱貴曰快取母  
親來和你回去李達提朴  
刀出門投百丈村來約行  
幾十里天色漸明時值新  
秋樹林邊轉出一個大漢

四大奇書第一種卷二十

聖嘆外書

第三十九回

荊州城公子三求計

博望坡軍師初用兵

茂苑毛宗崗序始氏評

文有餘波在後文者有立德三顧草廬一段奇  
文後便有劉琦三求諸葛一段小文之也文有  
作波在前者將有孔明為立德用兵一段奇文  
却先有孔明為劉琦畫策一段小文是也謀人  
國不可輕故三顧始出謀人家亦不可輕故三  
請後言謀國事不可不密故屏人促坐謀家事  
尤不可不密故登樓去梯劉琦方懼禍孔明又

漢末尚書  
鳴曰來人留下買路錢李  
遠着那人時三拿兩板斧  
把黑墨搭在臉上李遠大  
喝一聲你這廝是誰在此  
剪徑那漢曰老爺叫做黑  
旋風李遠李遠笑曰你這  
廝也將老爺的名字在這  
里胡行便挺朴刀直奔那  
漢那漢却待要走被李遠  
腿上一槊刀棚番在地一  
腳踏在胸膛喝曰我正是  
江湖上好漢黑旋風李遠  
你這廝敢辱我的名字那

漢曰好漢饒命小人盜李  
爺爺名字胡亂在此剪徑  
但有孤客經過聽說黑旋  
風名字便撒行李走了得  
些利息不敢害人小人叫  
做李思遠曰可恨這廝  
壞我名字奪這一把斧來  
便要砍下去李思遠叫曰  
爺爺容恕小人家中有九  
十歲老母爺爺若殺了小  
人老母必是餓死李遠所  
了李思自我特來取娘却  
到殺了一個養娘的人便

懼其漏之之個孔明未授計立德先授以求計  
之計立德孔明其真天下有心人乎  
君之適子所以奉宗廟社稷之資盛朝又視君  
膳者也故適子不可以出外不出外則得立出  
小則不得立然劉琦之求計於孔明者非求立  
也求生而已不求立而求生則宜在外不宜在  
內若知其不得立而猶勉強以求立勢不至如  
潘崇之教商臣不止是豈仁人之所忍為哉  
或疑申生在內而死扶蘇在外而亦死似孔明  
之教劉琦者猶非萬全之策也子曰不然劉表  
之與始皇則有間矣始皇殘暴人也殘暴者  
故李斯得假其威以殺扶蘇於外劉表之儒人

也柔懦素著則蔡瑁不得矯其自以殺劉琦於  
外勢有相反故事有不同不可以一概論耳  
前徐庶在立德面前誇獎孔明是正筆駭筆今  
在曹操面前誇獎孔明是旁筆閒筆然無旁筆  
閒筆則不見正筆駭筆之妙不但孔明一邊俞  
加縉染又使徐庶一邊亦不冷落真叙事妙品  
孔明初出茅廬第一次用計便是火攻夫兵猶  
火也用兵如用火用火亦如用兵兵不兒而以  
火濟之是以火濟火也乃玄德之言曰我得孔  
明如魚得水翼德亦曰何不使水去然則以孔  
明而用火是猶以水濟火矣以火濟火而火之  
威烈以水濟火而火之用神

曰且饒你命從今再休壞  
我名字李鬼曰小人便回  
家改策李遂曰你却有孝  
順之心我與你十兩銀子  
做本錢取出一錠銀子與  
之李見拜謝去了李遂提  
了朴刀殺山僻小路走到  
已牌見山四裡兩間草屋  
李遂走到那人家裡一個  
婦人出來鬚邊插着野花  
擦一臉脂粉李遂放下朴  
刀曰嫂嫂我是過往客人  
肚中飢餓尋不着酒店我

博望一燒有無數觀染寫雲濃月淡是反襯寫  
秋颯夜風林木蘆葦是正襯寫徐庶誇獎是順  
襯寫夏侯輕侮開張不信是逆襯且其間又曲  
折多端當趙雲誘敵則有韓浩諫追為一折立  
德誘敵則有于禁李典中途疑沮為再折人馬  
走礙攔當不佳則又有夏侯惇省傳令勿追為  
三折令讀者至此幾疑計之不成燒之不果而  
功且終就而敵且終破方嘆文章之妙有非猜  
測之所能及者若只一味直寫則竟依綱目例  
大書曰諸葛亮破曹兵於博望一句可了又何  
勞作演義者撰此一篇哉  
劉表因見黃祖被殺故欲立德助我以防孫權

起你一言錢大你買些酒  
飯吃那婦人見李遂這般  
模樣答曰酒那沒處買飯  
做些與你吃李遂曰也能  
那婦人向廚中做飯李遂  
轉屋後淨手見個漢子赤  
腳從山後回來婦人問曰  
大哥在那裏來為何悶了  
腿那漢應曰大嫂你道我  
今受氣了今日出去却遇  
真黑旋風的馬兒倒吃他  
一朴刀拋番在地定要殺  
我我假意信道家中有人

孔明欲留孫權為援故勸立德舍權而當曹操  
此為後文伏線也甘寧借江夏為避讐之地而  
劉琦復借江夏為避患之地乃孔明為劉琦謀  
今日安身之所而早為立德謀去敗借援之所  
此亦為後文伏線也不但此也晉之代魏尚隔  
數十卷而司馬氏之家世早詳敘於曹操未攻  
博望之先正如五日婚卦方當五陽強盛之時  
而一陰已伏於下若必前人去然後有後人前  
事畢然後有後事不獨古今無此不相貫之事  
亦豈有此不相貫之文乎  
却說孫權看眾攻打夏口黃祖兵敗將亡情知守把  
不住遂棄江夏望荆州而走甘寧料得黃祖必走荆

九十歲老娘無人養贍那  
 厮真個信我饒了性命與  
 我一鏃銀做本錢教我改  
 業養娘我恐怕他知趕來  
 故從山後走回那婦人曰  
 休要高聲恰纔一個黑天  
 漢來家放我做飯莫不是  
 他你去看是他時放些麻  
 藥在菜中與那厮吃了麻  
 雀住他就謀他些金銀李  
 遠聽得回而道厮我却饒  
 他性命又與十兩銀子他  
 反要害我走到後門邊正

祖祭死孫堅在子重賞三軍陞甘寧為都尉商議欲  
 如此孫堅不死矣重賞三軍陞甘寧為都尉商議欲  
 分兵守江夏張昭曰孤城不可守不如且回江東劉  
 表知我被黃祖必來報仇我以逸待勞必敗劉表表  
 敗而後乘勢攻之荆襄可得也意不在江夏而在荆  
 來子布書策難權從其言遂棄江夏班師回江東蘇  
 此差強人意權從其言遂棄江夏班師回江東蘇  
 飛在檻車內密使人告甘寧求救寧曰飛即不言吾  
 豈忘之今之忘甲者幸其人之不大軍既至吳會權  
 命將蘇飛梟首與黃祖首級一同祭獻甘寧乃人見  
 權頓首哭告曰某回日若不得蘇飛則骨殖溝壑矣  
 安能效命於將軍麾下哉今飛罪當誅某念其昔日  
 之恩情願納還官爵以贖飛罪甘寧非呂蒙無由見  
 由見呂蒙也追本窮源知恩報德權曰既彼有恩於  
 是有血性男子不是無義氣大夫

李遠入房中搜出首飾又  
 李遠鬼身上搜出那金銀  
 子却去鍋裡看時飯已熟  
 了李遠却去李鬼腿上一割  
 下雨埋肉來炭火上一炒  
 燒一邊吃吃得餓了放起  
 火來提了朴刀自投山路  
 去了那茅屋都被燒毀沒  
 了有詩為証  
 劫掠貧民害善良

劫掠貧民害善良

誰知天地降災殃  
家緣燒盡身遭戮  
到此奮為沒下場

李逵趕到童店時日已平  
西奔到家中聽得娘在床  
上問曰是誰李逵入內看  
時娘雙眼都瞎了坐在床  
上念佛李逵曰跌牛回家  
來看娘娘曰我兒你去了  
多時我因思量你哭得淚  
乾瞎了雙眼李逵跪思月  
我若說在梁山泊落草娘  
定不去我只哄他便了便

君吾為君赦之但彼若逃去奈何寧自飛得免誅戮  
感恩無地豈肯走乎若飛去寧願將首級獻於塔下  
既願以官爵贖之又願以首級保權乃赦蘇飛止將  
之如此報德方不負施德之人  
黃祖首級祭獻祭畢設宴大會文武慶功正飲酒間  
只見座上一人大哭而起拔劍在手重取甘寧寧忙  
舉坐椅以迎之權驚視其人乃凌統也因甘寧在江  
夏時射死他父親凌操今日相見故欲報仇  
便接為甘寧報恩方為甘寧報恩又接為權連忙勸  
侯統報雙義士之義孝子之孝各各出色  
佐謂統曰與霸射死卿父彼時各為其主不容不盡  
力今既為一家人豈可復理舊讐事皆看瓜百  
自欲報讐却不許凌統報仇似平不情為甘寧而赦  
蘇飛獨不為凌統而殺甘寧似乎偏自然為報仇起  
見人有恩於為我報仇之人則赦之人而凌統叩頭  
欲殺為我報仇之人則解之情也非偏也

日鐵牛如今做了官特來  
取娘赴任娘曰你怎生和  
我去遠曰我背娘到前路  
去討車兒載你娘曰你等  
大哥來商議遂曰等他做  
甚麼正待要行只見哥哥  
李逵提一確飯入來李逵  
見了使拜曰哥哥多年間  
別李逵驚曰你今日回家  
又來負累人娘便曰跌牛  
如今做了官特來取我李  
逵曰他當初打死人教我  
受苦他前日梁山泊賊

大哭曰不共戴天之讐豈容不報權與眾官再三勸  
之凌統只是怒目而視甘寧權即自命甘寧領兵五  
千戰船一百隻往夏口鎮守以避凌統軍拜謝領兵  
自在夏口去了  
此處為甘寧在夏口正為權又加封  
凌統為丞烈都尉統只得含恨而止凌統不曾殺得  
未報孫權但殺黃祖不自殺劉表亦止殺得一半不  
若徐氏之報仇為快也然則不獨凌統含恨孫權亦  
恨  
東吳自此廣造戰船分兵守把江岸又命孫靜  
引一枝軍守吳會孫權自領大軍屯柴桑周瑜曰於  
鄱陽湖教練水軍以備攻戰  
權與劉表攻戰矣孰知  
劉表與曹操語分兩頭却說立德差人打探江東消  
息前文回報東吳已攻殺黃祖現今屯兵柴桑立德  
便請孔明討議正語間忽劉表差人來請立德赴荆

漢書卷之二十一  
五

人劫了法場如今在梁山州議事不為立德要去却孔明曰此必因江東破了伯傲強盜前州州行移公文到來着落原籍追捕正犯却要捉我到官只得央財主替我去縣分說方免見今出榜賞三千實錢捉他他却來家哄說做了宜達曰哥哥不要焦燥一發和你同上山去快活李達大怒放下飯碗去了李達曰他這一去必然招人來捉我了便取一錠大銀放在床上背起娘提了朴刀

出門望小路便走却說李達走主財主家報知領庄客趕到家裡看時不見了娘只見床上留下一錠大銀李達何道跌牛留下銀子背娘去必是梁山泊有人和他回來我若趕去到他害了性命却對正客曰鐵牛背娘去不知那條路去了便同眾庄客回話去了却說李達背娘走到沂嶺下天色晚了捱上嶺去娘叫曰我口渴討些水

想皆下人所為耳一語將前事表曰今江夏失守黃祖遇害故請賢弟共議報復之策立德曰黃祖性暴不能用人故致此禍隱然指著甘肅然黃祖不能用病立德之意殆借黃祖以強劉表乎今若與兵南征倘曹操北來又當奈何表曰吾今年老多病不能理事賢弟可來助我我死之後弟便為荆州之主也前有兩謙讓徐州此有劉表讓荆州過適對立德曰况何出此言量備安敢當此重任孔明以目視立德立德曰容徐思良策遂辭出回至館驛孔明曰景升欲以荆州付主公奈何却之立德曰景升待我恩禮交至安忍乘其危而奪之孔明嘆曰真仁

慈之主也此許立德若取了荆州省却後來無數正手脚矣使非立德仁慈安得文字曲折正商論間忽報公子劉琦來見立德接入琦泣拜曰



來我吃透曰老娘且待過嶺去人家做些飯吃娘曰我曰渴當不得透曰我也口乾便把娘放在青石上坐分付娘曰耐心坐一坐我去尋水來你吃李達听得水响過了三個山脚線到澗自吃幾口水尋思曰怎得這水上去起身看山頂上有個廟宇扒上看時乃是泗州大聖廟而廟有個香爐拿下滾來裝水走上巔時不見了娘李達

母不能相容性命只在且夕望叔父憐而救之前於此處伏下一筆玄德曰此賢姪家事耳奈何問我孔明微笑立德來計於孔明孔明曰此家事亮不敢與聞少時玄德送琦出附耳低言曰來日我使孔明回拜賢姪可如此如此彼定有妙計相告此處不即說明未前之法敗琦謝而去次日玄德只推腹痛乃免孔明代往回拜劉琦孔明允諾來至公十宅前下馬人見公子公子邀入後堂茶罷琦曰琦不見容於繼母幸先生一言相救此劉琦第一番求計孔明曰亮客寄於此豈敢與人骨肉之事倘有漏洩為害不淺說罷起身告辭此明第一次推却第一琦曰既承光顧安敢慢別乃次說所以不敢言之故琦曰既承光顧安敢慢別乃挽留孔明人密室共飲飲酒之間琦又曰繼母不見

大哭四下里尋不見只見

容乞先生一言救我我書給弟孔明曰此非亮所敢

地下血跡心中大疑跟着

謀也言訖又欲辭去此孔明第二次推却琦曰先

血跡到一個洞中見兩

生不言則已何便欲去孔明乃復坐琦曰琦有一古

個小虎子試着這條人服

書請先生一觀此乃引孔明登一小樓自後堂而

李達怒曰我為老母受苦

命在且夕先生忍無一言相救此劉琦第三次推却孔明作

背到這里送來你吃心頭

色而起便欲下樓此孔明第三次推却只見樓欄已

火起挺刀把兩個小虎拋

撒去此立德附耳低言之琦告曰琦欲求教良策先

死伏在洞裡向外看時見

生恐有泄漏不肯出言今日上不至天下不至地出

個母大虫望洞裡來李達

君之口入琦之耳可以賜教矣此時並無隔人孔明曰

曰正是這孽畜吃了我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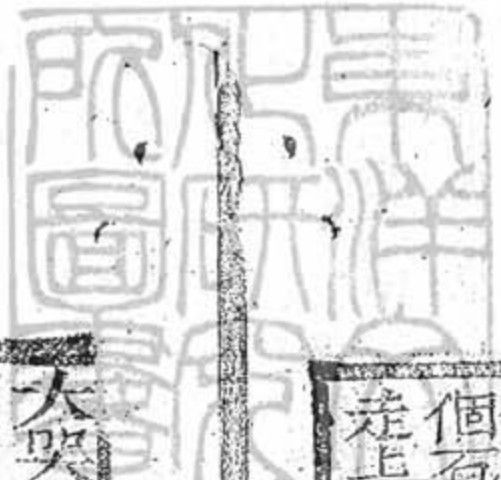
疎不開親亮何能為公子謀又復作彈曲折之甚且

娘投出腰刀在手那母大

曰先生終不幸教琦乎琦命固不保矣請即死於先

出到洞前先把尾丟洞裡

一剪後半截身入去李達



在洞裡把刀向大虫屋底  
下盡方正中母大虫窠門  
和那把刀都揮入肚裡  
那大虫吼了一聲負疼倒  
過欄邊死了李逵却拿朴  
刀趕出只見樹後大吼一  
聲又跳出一隻虎來望李  
逵一撲李逵便越着大虫  
勢力挺刀一搠正中大虫  
項下听得响聲登時死在  
岩下李逵殺了四虎身休  
困乏走回泗州廟裡睡到  
天明次日收拾行李離營  
孔明辭別可見玄德具言其事玄德大喜次日劉琦  
上言欲守江夏劉表猶豫未決請玄德共議玄德曰  
江夏重地固非他人可守正須公子自往東南之事  
兄父子當之西北之事備願當之使劉表當承懼而

布衫包了理在廟後李逵  
大哭一場有詩為証  
沂嶺西風九月秋  
雌雄猛虎聚林坵  
因將老母身軀啖  
致使英雄血淚流  
手執鋼刀尋虎穴  
心如烈火報冤仇  
立誅四虎神威力  
千古傳名李鉄牛  
李逵壯飢提了朴刀走過  
嶺來只見四個獵戶在那  
裏收箭筒箭筒見了李逵

生之前乃舉劍欲自刎此亦玄德喻其低言之孔明  
止之曰已有良計至此方說亦是永琦拜曰願即賜  
教孔明曰公子豈不聞申生重耳之事乎申生在內  
而亡重耳在外而安劉琦請孔明觀古書此判今黃  
祖新亡江夏之人守禦公子何不上言乞屯兵守江  
夏則可以避禍矣或笑孔明為劉琦書策不過是三  
難方纔說出不不知走非容易使人不知是走方再  
是會走若使人知其走便走不成走不脫矣琦再  
拜謝教乃命人取梯送孔明下樓今之來人書第首  
孔明辭別可見玄德具言其事玄德大喜次日劉琦  
上言欲守江夏劉表猶豫未決請玄德共議玄德曰  
江夏重地固非他人可守正須公子自往東南之事  
兄父子當之西北之事備願當之使劉表當承懼而

所步表曰近聞曹操於荊部作玄武池以練水軍必  
有征南之意不可不防劉表正欲防後薩固立德說  
玄德曰備已知之兄勿憂遂拜辭回新野劉表令  
劉琦引兵三千往江夏鎮守為後玄德走却說曹操  
罷三公之職自以丞相兼之以毛玠為東曹掾崔琰  
西曹掾司馬懿為文書掾懿字仲達河內溫人也  
潁州大守司馬懿之孫京兆尹司馬防之子主簿司  
馬懿之弟也教司馬懿得詳其家世蓋在魏末自是  
文官大備乃聚武將商議南征夏侯惇進曰近聞劉  
備在新野每日教演士卒必為後患可早圖之操即  
命夏侯惇為都督于禁李典夏侯淵韓浩為副將領  
兵十萬直抵博望城以窺新野不親親親親親親親

漢末前書  
英進書卷之二十

儼身血污警曰這客入德也荀或諫曰劉備英雄今更兼諸葛亮為軍師不

如何獨自過嶺來空達曰可輕敵悖曰劉備鼠輩耳吾必擒之輕視立德與徐

我是昨夜和娘過嶺因我庶曰將軍勿輕視劉立德今立德得諸葛亮為朝如

娘要水吃我去取水被大虎生翼矣用徐庶說妙徐庶不對曹操曰諸葛亮何

出把娘吃了被我先殺兩人也庶曰亮字孔明道號臥龍先生有經天緯地之

個小虎後殺兩個大虎先才出鬼入神之計真當世之奇士非可小觀此處徐

獵戶不信你一個人如何明與前程昱著操曰比公若何庶曰庶安敢比亮庶

殺得四虎本遠曰你既不徐庶遙遙相對操曰比公若何庶曰庶安敢比亮庶

信上嶺去盡獵戶如螢火之光亮乃皓月之明也不也名亮夏侯惇曰

哨聚集三五十人部金鈞元直之言謬矣吾看諸葛亮如草芥耳何足懼哉輕

鎗跟空遠上山看見洞口孔明與徐吾若不一陣生擒劉備活捉諸葛願將首

眼然後死兩個小虎一庶相和吾若不一陣生擒劉備活捉諸葛願將首

再六出死在湖邊一敘太與丞相操曰汝早報捷書以慰吾心悖儂然

虎死在岩下眾獵戶把索曹操引軍登程却說立德自得孔明以師禮待之關

縛起扛抬下嶺邀李遠同又未見他真實效驗立德曰吾得孔明猶魚之得水

去請實扛到曹太公庄上也徐庶比孔明以月立德比孔明以兩弟勿復多言

此人原是閑更在鄉極才水月可以無當魚不可以無水兩弟勿復多言

當時曹太公親自接請李問張翼說不言而退一日有人送羣牛尾至立德取

遠到所坐定動問殺虎緣尾親自結帽孔明入見正色曰明公無復有遠志但

由李遠說一遍太公問曰事此而已耶立德投帽於地而謝曰吾聊假此以忘

壯士高姓李遠答曰我姓憂耳種菜所以避禍結帽孔明曰明公自度比曹操

張各大朋太公曰真是天若何立德曰不如也孔明曰明公之眾不過數千人

胆壯士殺死四個大虫安萬一曹兵至何以迎之立德曰吾正愁此事未得良

排酒食管待前後村民都策孔明曰可速招募民兵亮自教之可以待敵立德

來看虎又見曹太公相待遂招新野之民得三千人孔明朝文教演陣法此處

打虎壯士却有李鬼老婆正為後文忽報曹操差夏侯惇引兵十萬殺奔新野



隨着眾人來看虎認得李  
逵回家來對爹娘曰這個  
殺虎黑漢正是殺我丈夫  
燒我房屋的他是梁山泊  
聖旋風李逵爹娘听了連  
忙報與李正知道他是黑  
旋風如今官司出三千貫  
錢拿他使人請得曹太公  
來商議太公曰你們要知  
真實里正曰見有李鬼老  
婆認得他太公曰問他還  
是要去縣裡請功却是村  
裡討賞若還他不去縣便

是聖旋風使人把盞灌醉  
細縛去縣裡便了衆人曰  
說得是商認定了曹太公  
回家又置酒相待便曰壯  
士解下腰刀竟坐李逵曰  
我的腰刀插在雌虎身裡  
只是刀鞘在此若是開刺  
虎時可取來還我曹太公  
曰壯士放心我有好刀相  
送便問曰不知壯士要將  
這虎解官請功只是在這  
里請賞李逵曰我是個過  
往客人偶然殺了四虎不

來了張飛聞知謂雲長曰可着孔明前去迎敵便了  
正說之間玄德召二人入謂曰夏侯惇引兵到來如  
何迎敵張飛曰哥哥何不使水去張飛欲使水去孔  
明却使火去水火  
二字前後玄德曰智賴孔明勇須二弟何可推調開  
張出玄德請孔明商議孔明曰但恐關張二人不肯  
聽吾號令王公若欲亮行兵乞假劍印拜信非印  
焚會孔明非取劍印不能令關張玄德便以劍印付孔明孔明遂聚  
集眾將聽令張飛謂雲長曰且聽令去看他如何調  
度未聽令之前先寫孔明令曰博望之左有山名曰  
豫山右有林名曰安林可以埋伏軍馬不識地理者  
師雲長可引一于軍往豫山埋伏等彼軍至放過休  
敵其輜重糧草必在後面但看南面火起可縱兵出

擊就焚其糧草雲長可引一于軍去安林背後山谷  
中埋伏只看南面火起便可出向博望城舊屯糧草  
處縱火燒之關平劉封可引五百軍預備引火之物  
于博望坡後兩邊等候至初更兵到便可以火矣又  
命于樊城取回趙雲令為前部不要藏兵要輸主公  
自引一軍為後援各須依計而行勿使有失前敘軍  
取樊城在後文始見今敘孔明用福定計  
計燒博望在前文說明又一據筆法雲長曰我等皆  
出迎敵未審軍師却作何事孔明曰我只坐守縣城  
張飛大笑曰我們都去廝殺你却在家裡坐地好自  
在德為後文孔明曰劍印在此違令者斬玄德曰豈  
不聞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二弟不可違令  
張飛冷笑而去雲長曰我們且看他的計應也不應

須去縣請功有便賞給些  
 那時却來問他未遲既所令之後又寫一人去了眾  
 若無我自去了大公曰如  
 將皆未知孔明韜畧今雖聽令却都疑惑不定又寫  
 何敢輕慢壯士少刻村中  
 多未信前夏侯惇輕孔明是敵人不肯信今眾將  
 歛取盤纏相送李達曰布  
 疑孔明是自家入亦不肯信先有此兩處不信愈顯  
 衫借一領與我換了大公  
 得下文孔明謂玄德自主公今日可便引兵就博望  
 教取青細布襖與李達  
 山下屯住來日黃昏敵軍必到主公便棄營而走但  
 換了只見門首鼓响笛鳴  
 命孫乾簡雍准備慶喜筵席安排功勞薄餉伺候極極  
 都將酒來與李達把盞李  
 前後讓度用兩山撥已畢玄德亦疑惑不定不唯  
 遠不知是計只頻痛飲不  
 不信連立德亦未信却說夏侯惇與于禁等引兵至  
 兩時辰把李達灌得大醉  
 却說夏侯惇與于禁等引兵至  
 立脚不住眾人扶到空屋  
 博望分一半精兵作前隊其餘盡護糧車而行糧車  
 下放杓在棧上切了便令  
 王德孔時當秋月商飈徐起此非明筆正為  
 里正去縣裡報知就引李  
 明所言時當秋月商飈徐起後文火勢潮人馬趨  
 行之間望見前面塵頭忽起便將人馬擺開問鄉

鬼老漢去儂廣告証明沂  
 羅口川停令干禁李典押住陣脚親自出馬陣前還

水知縣听得大喜即喚都  
 望軍馬來到惇忽然大笑眾問將軍為何而笑惇曰

頭李去解來有詩為証  
 吾笑徐元直任丞相面前諸葛亮為天人今觀其

面潤眉濃鬚髮赤  
 用兵乃以此等軍馬為前部與吾對敵正如驅大羊

雙睛碧綠似番人  
 與虎豹鬪耳此是民兵吾於丞相面前認口要活捉

沂水縣中青眼虎  
 劉備諸葛亮今必應吾言矣極寫夏侯惇之驕遂自

豪杰都頭是李去  
 縱馬向前趙雲出馬罵曰汝等隨劉備如孤魂啼

知縣喚李去分付衆帶人  
 鬼耳驕極雲大怒縱馬來戰兩馬相交不數合雲詐

去各也將李達解來李去  
 敗而走夏侯惇從後追趕雲約走十餘里回馬又戰

領命出起三十名士兵各  
 不敵合又走韓浩拍馬向前諫曰趙雲誇敵恐有埋

帶器拂便走沂嶺村中來  
 伏龍活中諫曰敵軍如此雖十面埋伏吾何懼哉

那宋貴所得這個消息慌  
 忙與眾富商議宋富曰兄

伏龍活中諫曰敵軍如此雖十面埋伏吾何懼哉

弟不要李本都頭有一身遂不聽浩言直趕至博望坡一聲砲响玄德自引軍  
 武藝只好智取不可力敵衝將過來接應交戰夏侯惇笑謂韓浩曰此即埋伏  
 此人與我最好我有一計之兵也誰知此處伏兵亦是誘敵吾今晚不到新野誓不罷兵乃  
 今晚備了酒肉下了蒙汗藥明日五更將着數個火  
 家挑去半路等他解來時兄故與他把盞賞功將眾  
 人都麻了却放李達來賈曰此計甚妙可去整頓朱  
 便麻了也醒得快日後得知在此安身不得朱賈  
 曰在此賣酒也不濟事不軍都督且住夏侯惇正走之間見一禁從後軍奔來  
 敗南道路狹山川相通樹木叢雜倘復用火攻奈何  
 禁曰君言是也吾當往為都督言之君可止住後  
 軍前有韓浩之諫此有干禁李典便勒回馬大叫後  
 軍慢行人馬走緊那裡攔當得任干禁驟馬大叫前

如帶了老少跟我上山入便問何故禁曰南道路狹山川相通樹木叢雜可防  
 影却不快活今夜先將車火攻夏侯惇省郎回馬令軍馬又進前一略為風  
 兒戰老小行李起身約在草頭各至此急欲觀其燒矣乃忽有夏侯惇自執  
 十里路對茅候我却帶一回一段竟似下文燒不成也者如此曲折語氣  
 包蒙汗藥在這里李雲不之演稿言未已只聽背後喊聲震起仰望見一派火  
 會吃酒時肉上多檢此來不着也光燭着隨後兩邊廬亦着一雲時四方八面盡皆是  
 富便去覓下一輛車子載火先寫背後放寫兩邊廬然後寫四又值風大火勢愈  
 了潭家兒女先去茅候朱猛方信前寫利月營家人馬自相踐踏死者不計其  
 富朱貴營日夜安頓酒肉將數趙雲回軍趕殺夏侯惇冒烟突火而走且說李典  
 蒙汗藥搽了西偏人家各見勢頭不好急奔回博望城時火光中一軍攔住營  
 挑一担兄弟四更時分走先大將乃關雲長也李典縱馬混戰奮路而走干禁  
 到路口等候听得鑼响見見糧車車輛都被火燒便投小路逃去了夏侯惇  
 李雲同士兵把李達背解韓浩求救糧車正遇張飛前調諸將此處遂一殺

解來朱富向前攔住叫曰不數合張飛一鎗刺夏侯蘭於馬下韓浩奪路走脫  
賀喜師父小弟備酒來把盞便斟一大鍾把來勸李  
云朱富把過肉來李云見了慌忙下轎來曰何勞賢弟如此朱富曰師表徒弟  
孝心李云接過來不吃朱富曰小弟已知師父不飲酒今日這個舊酒也要飲  
半盞來去推托不過略吃二口朱富便揀兩塊好肉遞與李云吃了朱富把盞來  
來與李正并攔刀等各飲

博望相持用火攻 指揮如意笑談中  
直須驚破曹公胆 初出茅廬第一功

夏侯惇收帳殘軍自回許昌却說孔明收軍閉張二人相謂曰孔明真英傑也惟有前番疑惑乃有此處勝數行不數里見糜竺糜芳引軍簇擁着一輛小車車中端坐一人乃孔明也聞張下馬拜伏於車前惟有前番疑惑由立德趙雲劉封關平等皆至收聚眾軍把所獲糧車輜重分賞將士班師回新野新野百姓望塵遮道而拜曰吾屬生全皆使君得賢人之力也不為玄德

三鍾朱富便教士兵庄客都來吃了李云喝教走路只見士兵都麻雀了李云已知中計恰欲向前不意自家頭重脚輕軟做一堆朱富各奪過朴刀來殺李云朱富扯住叫曰他是我師父為人最好你只顧先走空遠自不殺了曹太公老狗怎出得這口氣便提朴刀殺死曹太公并李鬼老婆聖王等都殺了李達朱貴攔着朴刀便要從小

寫百姓頌玄德德領玄德甚于頌孔明也孔明回至縣中謂玄德曰夏侯惇雖敗去曹操必自引大軍來玄德曰似此如之奈何孔明曰亮有一計可敵曹軍正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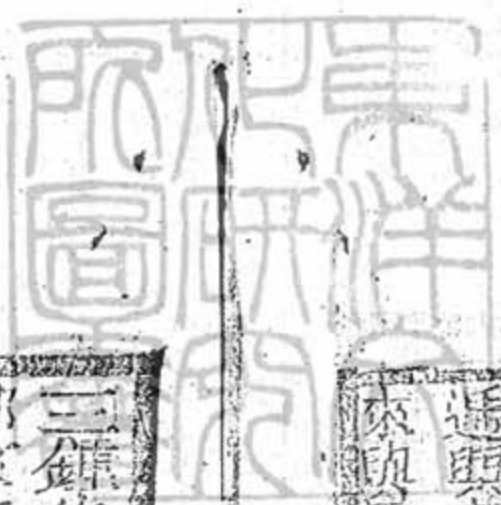
破敵未堪息戰馬 避兵又必賴長謀  
未知其計若何且看下文分解

第四十回

蔡夫人議獻荊州

諸葛亮火燒新野

前自三顧草廬之後更當接火燒博望一篇劫夾敘孫權殺黃祖劉琦屯江夏以間之至火燒博望之後便當接火燒新野一篇却夾敘曹操殺孔融劉琮獻荊州以間之蓋幾處同時之事



路走朱富曰且慢却是我  
送了師父性命我想他前  
日教我的恩義等他起來  
就請他同去人駭免得他  
回縣去吃苦朱貴曰我且  
先去趕着家眷朱富和季  
達坐在路傍等候只見季  
云提條朴刀飛奔趕來大  
叫強盜休走季達見他來  
得兇起身挺刀來迎畢竟  
勝負如何直教梁山泊上  
添一虎忠義堂前慶四人  
且听下回分解

不得詳却一處魯却數處也看他敘新野又敘  
荊州敘荊州又敘東吳與許昌頭緒多端如一  
線穿却不見斷續之痕尤妙在敘孔融處補敘  
禰衡往事敘荊州處詳敘上蔡生平偏能於極  
忙中著此閑筆  
劉景升家難與袁本初家難正自彷彿而寫來  
却無一筆相類者何也蓋本初始終愛少子而  
景升則有臨終立長子之命其不同一也譚尚  
相攻而劉琮則本有讓琦之心劉琦亦初無伐  
琮之舉其不同二也譚之降操以長子不得立  
之故琮之降操則以幼子僭立之故其不同三  
也譚之降操其臣教之琮之降操雖其

第四十一回

錦豹子徑逢戴宗  
病關索街遇石秀

豪杰遭逢信有因  
連環鈎鎖共相尋  
矢言一德同金石

軟血同心義斷金  
七國爭雄全舊跡

五湖雲擾振遺音  
漢廷將相餘屠銘

莫極梁山錯相心

話說李達與李雲開了丁  
餘台不分勝敗朱富便把

而實其母成之其不同四也黃州為曹操所自  
奪而荊州則劉琮所獻其不同五也本初之死  
尚未嘗不訃告譚而景升之死劉琮竟匿而不  
發其不同六也種種不同求一筆之相犯而不  
可得豈非天然有此變化之事以成此變化之  
文哉

玄德取荊州於劉表病危之時則不正取荊州  
於劉琮僭立之後則無不正也即謂取荊州於  
劉琮僭立之時或有不正而取荊州於劉琮降  
操之日則更無不正也失此不取而使荊州為  
曹操所有之荊州又為孫權所欲得之荊州於  
是借荊州於荊州索荊州還荊州遂至遺無數



朴刀從中間隔開叫曰且不要問二人都住手宋官曰小弟多蒙師父指教鎗棒才肯報答只是我兄弟朱貴見在梁山泊做頭領今奉宋公明將令着他來照管李逵今被你拿了解官我兄弟如何回去見得宋公明因此做下這事恰纔李逵要殺師父却是小弟不肯只殺士兵我想師父回去不得必來趕我都在此尋了師父如今殺了

葛藤於後則皆此卷中一着之錯耳孔融才大名高意所予奪正下從之此曹操之所深忌者好雄必去其所忌而後可以惟我欲為故稱魏王加九錫之事必待於融死之後也當時即無郊慮之語而操之欲殺之久矣綱目書操殺融而存其官蓋重言之云或謂文人無行文如蔡邕而失身董卓如王粲而勸降曹操斯固然矣然如孔融禰衡之五相稱許則豈非名稱其實者哉兩人之志節實足動義槩而忤雄風然則無行文人之說其賴此二人而一雪斯言與凡用計之難不難在第一次而難在第二次當

許多人又走了黑旋風怎生回去見得知縣不如和我同上山入縣未知尊意如何李云每思半晌目賢弟只怕他那里不肯收山朱富笑曰公明招賢納士如何不容李去只得同去當日三人來趕車子半路上朱貴接見大喜一起登程至梁山泊大寨聚義所來拜見晁宋二頭領朱貴曰此人是沂水縣都頭姓李名雲綽號青眼虎家兒

敵人經過一番之後仍以前法施之而敵人依舊不覺則首莫奇於斯矣然其前後用法亦微有不同者前之火純用火後之火兼用水若以卦象論之前卦只是巽為風離為火後卦乃變成水火既濟措乎曹操出兵之時不蚤今管略卜之也博望之火易料新野之火難料何也博望之火在城外新野之火在城中博望之火在林木新野之火在房屋也然孔明新野之火是城中房屋之火呂布濮陽之火亦是城中房屋之火而呂布伏兵城中孔明伏兵城外火中之伏兵可見火外之伏兵不可知則新野之燒更甚於濮

朱富綽號笑面虎李達說

起取娘情由大笑一團鬼

蓋寺曰我叫你從容差人

去接免有此災眾皆下淚

不已晁蓋仍令朱貴去督

山下酒店朱貴老小另撥

房屋住居設設三處酒館

專一打听事情迎接義去

上山本山西路令童威童

插開店令李立山南開店

令石勇山北開店仍立木

亭號箭接應船隻山前立

三座大關令杜廷總行把

陽矣况火不足而繼之以水下邳之水是白日

白河之水是黑夜與邳之水是灌城白河之水

是灌軍愈用愈幼愈出愈奇今日讀着見之猶

目眩神搖安得當日戰者遇之不魂飛膽落乎

却說玄德問孔明求拒曹操之計孔明曰新野小縣

不可久居近聞劉景升病在危篤可乘此機會取彼

荆州為安身之地庶可拒曹操也玄德曰公言甚善

但備受景升之恩安忍圖之孔明曰今若不取後悔

何及為後文爭玄德曰吾寧死不忍作負義之事孔

明日且再作商議却說夏侯惇敗回許昌自縛見曹

操伏地請死操釋之惇曰惇遭諸葛亮詭計用火攻

破我軍操曰汝自幼用兵豈不知狹處須防火攻惇

守但有委用任從調遣又曰李典于禁曾言及此悔之不及操乃賞二人兵敗

令陶宗旺修里山路砌築實是曹勝人處惇曰劉備如此猖獗直腹心之患也不可

懈子城垣令將散官管庫因攻劉備就勢帶出徐便傳

藏倉取出納數目令蕭讓權為後文赤壁伏線

設置寨中寨分山上山下張道張即

三關交納號部令金大堅為第二隊夏侯惇為第三隊于禁李典為第

刑遣兵符印信等項令侯四隊乃用夏侯惇為第五隊每

健管造衣袍鎧甲五方旗隊各引兵十萬又令諸葛為折衝將軍引兵三千為

號令李雲監造房舍食馬先鋒先鋒反叛在選定建安十三年秋七月丙午日

麟監造戰艦令宋萬自勝出師重其事也大甲大夫孔融諫曰劉備劉表皆漢

金沙灘下寨王矮虎鄭天至宗親不可輕伐以理徐權虎踞大郡且有大江之

壽去鴨嘴灘下寨穆春宋險亦不易取在二劉帶首孫權今丞相與此無義之

官嘗收山寨錢糧令宋清



官理無算都分付已定忽  
 一日宋江自公孫一清回  
 家探母今去已久不知消  
 息相煩戴院長去探听一  
 遭戴宗自小弟便行拜別  
 了眾頭領下山作起神行  
 法術到州去三日來到沂  
 水縣界口只聞人說前日  
 走了黑旋風連累都頭李  
 云不知去向戴宗听了冷  
 笑當日正行見一個太漢  
 叫一声神行大保戴宗問  
 曰壯士是誰素來曾拜識

師恐失天下之望操怒曰劉備劉表徐權皆逆命之  
 臣豈容不計前操止言劉備徐權亦常言劉表遂叱退孔融下令如  
 有再諫者必斬孔融出府仰天嘆曰以至不仁伐至  
 仁安得不敗乎王仁獨指劉備而時御史大夫和虜表與權又在所斬  
 家客聞此言報知如虜虜常被孔融侮慢心正恨之  
 乃以此言入告曹操且曰融平日每每侮我丞相  
 相侮那借邪虜又與爾衛相善衛贊融曰仲尼不死  
 口中帶殺出來孔融交與語亦指向者爾衛之  
 融贊衛曰願回復生如虜口中殺出  
 辱丞相乃融使之也又謂融行操大怒遂命廷尉捕  
 捉孔融融有二子年尚少時方在家對坐奕棋左右  
 急報曰尊君被廷尉執去將斬矣二公子何不急避  
 二子曰破巢之下安有完卵乎操之殘虐二言果舉

如何叫我賤名那漢便拜  
 戴宗連忙答禮曰足下高  
 姓大名那漢曰小弟姓楊  
 名林祖居彰德府人氏原  
 在綠林中安身江湖上都  
 叫做錦豹子數月前酒店  
 上遇見公孫勝先生備說  
 梁山泊晁宋二頭領招賢  
 納士寫下一封書叫小弟  
 自來投寨人賤誠恐不箇  
 因此未敢遠來曾說山寨  
 中有個飛龍頭領喚做神  
 行大保戴宗一日能行八

廷尉又至盡收融家小并二子皆斬之操之殺融衛  
 人今殺孔融則竟自殺之號今融屍於市京兆脂習  
 更不避殺賢士之名矣伏屍而哭操聞之大怒欲殺之荀彧曰或聞脂習常  
 諫融曰公剛直大過乃取禍之道脂習諫融語却在  
 來今融死而來哭乃義人也不可殺脂習之哭孔融  
 相復操乃止習收融父子屍首皆葬之後人有詩  
 讚孔融曰  
 孔融居北海豪氣貫長虹坐上客嘗滿樽中酒不  
 空此係融幼時語文章驚世俗談笑侮王公史筆  
 褒忠直存官紀大中羅目書曰殺大中大  
 曹操既殺孔融傳令五隊軍馬次第起行只留荀彧  
 等守許昌却說荆州劉表病重使人請立德來托孤

百里今見兄長行步非常  
立德引開張至荆州見劉表表曰我病已入膏肓不  
因此叫兄不期果是仁兄  
久便死矣特托孤於賢弟我子無才恐不能承父業  
今日天使相會戴宗曰我  
我死之後賢弟可自領荆州  
陶謙三讓徐州劉表立  
德泣拜曰備當竭力以輔賢姪安敢有他意乎正說  
間人報曹操自統大兵至立德急辭劉表星夜回新  
野劉表病中聞此信喫驚不小商議寫遺囑令立德  
輔佐長子劉琦為荆州之主  
劉表臨死不聽婦人言  
始猶能正  
其終也  
蔡夫人聞之大怒閉上內門使蔡瑁張允  
二人把住外門時劉琦在江夏知父病危來至荆州  
探病方到外門蔡瑁當任曰公子奉父命鎮守江夏  
其任至重今擅離職守倘東吳兵至如之奈何若人  
見主公主公必生嗔怒病將轉增非孝也宜速回  
馬縛在楊林眼上自己只  
縛兩個作起神行法二人  
走到地名飲馬川楊林白

前面高山必有賊在內二  
人正來到山下忽然一聲  
鏗响走出一夥小喽囉  
着兩個好漢各執朴刀喝  
曰會事的留下買路錢  
你性命楊林大怒挺鎗奔  
將入去那上首的大漢便  
叫那是楊林哥哥楊林認  
得上首大漢便來相見戴  
宗問曰那位壯士是誰楊  
林白他是襄陽人氏姓劉  
名飛因他兩眼紅赤人都  
叫火眼夜叉能使鐵鏈人  
此時但見劉琦之見父而不敢  
劉琦立於門外大哭一  
場上馬仍回江夏劉表病勢危篤劉琦不來至八  
月戊申日大叫數聲而死  
劉表吹立劉琦而不後人  
有詩嘆劉表曰  
昔聞袁氏居河朔 又見劉君霸漢陽  
總為北長致家累 可憐不久盡劉亡  
劉表既死蔡夫人與蔡瑁張允兩義眼寫遺囑令大  
子劉琦為荆州之主  
袁紹之妻立少子是趙天之命  
蔡氏更劣  
於劉氏矣  
然後舉哀報喪時劉琦年方十回蒧頗聰  
明乃聚眾言曰吾父棄世吾兄現在江夏更有叔父  
立德在新野汝等立我為主倘兄與叔與兵問罪如  
何劉琦於袁尚家官未及對幕官李珪答曰公子之

皆近他不得劉飛問曰這言甚善今可急發家書至江夏請大公子為荊州之位兄長是誰楊林曰是梁山泊好漢神行太保戴宗劉飛曰真不是江州戴院長庶戴宗曰小可便是那兩個拜曰久聞大名不想今日得會尊顏戴宗又問曰這位大漢高姓劉飛曰他姓孟名康乃真定人氏善造舟隻因押花石綱要造大船喧徑提調官催併責他把本官殺了棄家逃

出江湖綠林中安身因他引大軍運糧襄陽而來琮大驚遂請蒯越蔡瑁等商議東曹掾傅異進言曰不特曹操兵來為可憂大公子在江夏立德在新野我皆未往報喪若彼興兵問罪荆襄危矣異有一計可使荆襄之民安如泰山又可保全主公名爵不憂曹操而慮立德劉琮曰計將安出異曰不如將荆襄九郡獻與曹操操必重待主公矣李珪既殺此傳異之言所以因來也琮曰是何言也孤受先君之基業坐尚未穩豈可便棄之他人劉琮賢於袁謂蒯越曰德公憐之言是也夫逆順有大體強弱有定勢今曹操南征北討以朝廷為名王公拒之其名不順且主公新立外患未寧內憂將作荆襄之民聞曹兵至未戰而膽先寒安能與之敵哉蒯越常助蔡瑁謀害去德宜其有此論昔蒯良

長大都叫他做王播等古

康楊林問曰二位兄長在

此聚義幾時劉飛曰有一

年前遇着一位兄長姓張

名宣乃京兆人氏原是本

府孔目出身為人忠直聰

將人都叫他做鐵面孔目

無得好劍為一個會盜

知府到來把他刺配沙門

場在此經過被我們殺了

防送公人救他在此因他

年長讓為寨主敬請二位

同往小寨相敘席時二人

戰而膽先寒安能與之敵哉

同往小寨相敘席時二人

戰而膽先寒安能與之敵哉

同往小寨相敘席時二人

戰而膽先寒安能與之敵哉

同往小寨相敘席時二人

戰而膽先寒安能與之敵哉

同往小寨相敘席時二人

戰而膽先寒安能與之敵哉

同往小寨相敘席時二人

戰而膽先寒安能與之敵哉

同往小寨相敘席時二人

戰而膽先寒安能與之敵哉

同往小寨相敘席時二人

戰而膽先寒安能與之敵哉

隨至寨前裴宣出寨迎接  
到寨義所上公賓主坐定  
設席款待戴宗說起晁宋  
二頭領招賢納士結識四  
方豪傑許多好處裴宣曰  
小弟寨中有五百人馬金  
帛土庫仁兄不棄引荐大  
寒願听號令戴宗大喜曰  
果有此心收拾行李待小  
弟去勸州見了公孫勝回  
來同去三人大喜當日吃  
得大醉次日戴宗楊林相  
辭下山登程二人曉行夜

至而必珠曰諸公善言非我不從但以先君之業一  
且棄與他人恐貽笑於天下耳傳荆二人志不  
及此十四歲見言宋  
已一人昂然而進曰傳公梯崩異度之言甚善何不  
從之眾視之乃山陽高平人姓王名蔡字仲宣蔡容  
貌瘦弱身材短小幼時往見中郎蔡邕時邕高朋滿  
座聞蔡至倒履迎之賓客皆驚曰蔡中郎何獨敬此  
小子耶邕曰此子有異才吾不如也蔡邕之敬王蔡  
如孔融之重祿  
衡然王蔡二人不怒博聞強記人皆不及嘗觀道旁  
碑文一過便能記誦觀人奕棋棋局亂蔡復為擺出  
不差一子又善算術其文詞妙絕一時年十七辟為  
詣門侍郎不就後因避亂至荆襄劉表以為上賓王蔡生平忙中  
偏有此閒筆當日謂劉琮曰將軍自料比曹公何

來到薊州城訪問公孫  
勝先生並無人知道次日  
行到大街只見遠地鼓樂  
迎個人來戴宗楊林立住  
看時兩小牢子捧着綵繡  
之物後面青羅傘個個相  
獄劊子那人生得好表人  
物鳳眼蚕眉面皮微黃乃  
河南人氏姓楊名雄因隨  
叔伯哥哥來薊州做知府  
在任而亡一向流落在此  
後來一個新任知府却認  
得他因此就委他做本院

如琮曰不如也與玄德孔明問答語相似一則商賈  
傳敵一則商議降敵語同而意不同  
蔡曰曹公兵強將勇足智多謀擒呂布於下邳擢袁  
紹於官渡逐劉備於龐石破烏桓於白登又將曹操  
前事干此  
難抵敵傳崩二君之謀乃長策也將軍不可遲疑致  
生後悔文人不不可與  
謀國事如此琮曰先生見教極是但須稟告  
母親知道只見蔡夫人從屏後轉出慣立罪後聽  
人語此婦人惡  
謂琮曰既是仲宣公梯崩度三人所見相同何必  
告我我不怪婦人同此三人之見  
如怪三人不與婦人之見於是劉琮意決便  
寫降書令宋忠潛地往曹操軍前投獻宋忠領命直  
至宛城接著曹操獻上降書操大喜重賞宋忠分付  
劉琮出城迎接便着他承為荊州之主假話騙  
宋

扣獄行刺劄子更有武藝  
面黃齒人稱他病關索揚  
雄市曹決口回來衆相知  
血袍惹惹續言送回家去  
正從戴宗楊林面前經過  
一族人在路口攔住把蓋  
只見小巷裡走出八九個  
軍漢來爲頭的叫做殺羊  
張保乃是薊州守御城池  
軍人帶幾個破落戶吃得  
半醉見他賞賜得許多銀  
疋便趕來叫曰節級拜揖  
楊雄曰大哥來吃酒張保

忠拜辭曹操取路回荆襄將欲渡江忽見一枝人馬  
到來視之乃關雲長也宋忠迴避不迭被雲長喚住  
細問荆州之事忠初時隱諱後被雲長盤問不過只  
得將前後事情一一實告雲長大驚隨捉宋忠至新  
野見立德傳言其事立德聞之大哭此哀劉表而哭非畏曹操而哭  
張飛曰事已如此可先斬宋忠隨起兵渡江奪了  
襄陽殺了蔡氏劉琮然後與曹操交戰快人快語立德曰  
你且緘口我自有斟酌乃叱宋忠曰你知衆人作事  
何不早來報我今雖斬汝無益於事可速去宋忠且不殺豈  
音殺劉琮忠拜謝抱頭鼠竄而去立德正喜聞忽  
報公子劉琦差伊籍到來立德感伊籍昔日相救之  
恩降指迎之再三稱謝照前文籍曰大公子在江夏問

曰我不吃酒特來問你借  
一百貫錢使用楊雄曰我  
與你不曾交錢財如何問  
我借錢張保曰你今日騙  
得百姓許多財物如何不  
借我楊雄曰這是別人與  
我做好看的怎是騙百  
姓張保不應領衆向前把  
花紅緞疋都搶去楊雄大  
怒向前打倒搶物的被張  
保把胸揪住背後兩個揪  
住楊雄被二人逼住施展  
不得只見一個大漢挑担

荆州已故蔡夫人與蔡瑁等商議不來報喪竟立劉  
琮爲主公子差人往襄陽探聽回說是貴恐使君不  
知特差某實哀書呈報并求使建盡起麾下精兵同  
往襄陽問罪劉琦求助於劉備與袁一玄德看書畢  
謂伊籍曰機伯只知劉琮備立更不知劉琮已將荆  
州九郡獻與曹操矣本是伊籍報玄德信却反是玄德報伊籍信籍大驚  
曰使君何從知之玄德具言奪獲宋忠之事籍曰若  
如此使君不如以弟喪爲名前赴襄陽誘劉琮出迎  
就便擒下誅其黨類則荆州屬使君矣最是善策孔明曰  
機伯之言是也主公可從之玄德垂淚曰吾兄臨危  
把孤於我今若執其子而奪其地異日死於九泉之  
下何面目復見我兄乎劉琮既降曹操則玄德非取荆州於劉琮而取荆州於曹

柴來見眾人逼住楊雄動  
手不得那大漢放下柴相  
分開眾人喝曰你們因甚  
打節級那張保肝眼喝曰  
餓不死的乞丐敢來多管  
那大漢大怒把張保劈頭  
一提擲着在地那幾個被  
那大漢打得東倒西歪在  
地張保扒將起來走了楊  
雄忿怒走入小巷去那大  
漢在路日尋人廝打戴宗  
看了賸地曰此乃路見不  
平夜刃相助真壯士也有

也何尚以劉表為言乎○前劉表讓之而不孔明  
取失一機會今劉琮失之而不取又失一機會孔明  
曰如不行此一令曹兵已至宛城何以拒敵玄德曰  
不如走樊城以避之幾與市小沛正商議間探馬飛  
報曹兵已到博望了玄德慌忙登付伊籍回江夏整  
頓軍馬一面與孔明商議拒敵之計孔明曰主公且  
覓心前番一把火燒了夏侯惇大半人馬今番曹軍  
又來必教他中這條計不說出何計正我等在新野  
住不得了不如早到樊城去便差人四門張榜曉諭  
居民無問老幼男女願從者即於今日背跟我往樊  
城暫避不可自誤擊民同走又差孫乾往河一調撥  
船隻救濟百姓差糜竺護送各官家眷到樊城先言  
後及各官家眷一面聚諸將聽令先教雲長引一千  
是兒一民之至

詩為証

路見不平誠可怒  
拔刀相助是英雄  
堪嗟石秀真豪杰  
慷慨相教入縣中  
戴楊二人向前勸曰好漢  
且能扯到一個酒店那大  
漢拱手曰多蒙二位一救  
敢問姓名戴宗曰我乃戴  
宗楊林外鄉人氏因見壯  
士仗義只恐拳重失手打  
傷人命特地請壯士到此  
吃幾杯那大漢曰多得三

軍去白河上流頭埋下各帶布袋多裝沙土逼住目  
河之水至來日三更後只聽下流頭人喊馬嘶急取  
起布袋放水淹之却順水殺將下來接應前習一日  
去今番真是又喚張飛引一千軍去博陵渡口埋伏  
此處水勢最慢曹軍被淹必從此逃難可使乘勢殺  
來接應第二次調撥又喚趙雲引軍三千分為四隊  
自領一隊伏於東門外其三隊分伏西南北三門却  
先於城內人家屋上多一硫黃焰稍引火之物曹軍  
入城必安歇民房來日黃昏後必有大風不知大時  
為軍但看風起便令西南北三門伏軍盡將火箭射  
入城去待城中火勢大作却放城外吶喊助威第二  
撥方用火攻○既以風力助火勢只留東門放他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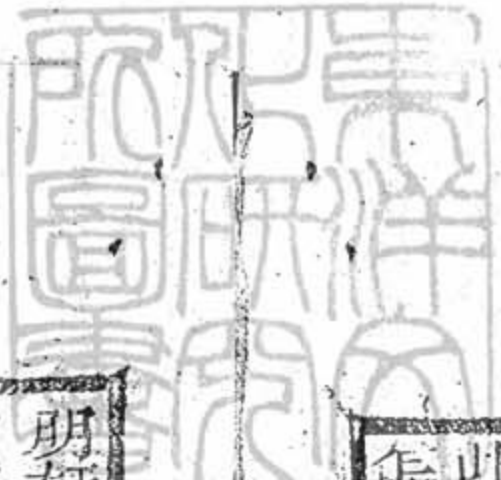


位角折又蒙賜酒却是怎  
 當楊林曰四海之內皆兄  
 弟也有何傷乎三人坐定  
 把與酒保銀一兩整過酒  
 來戴宗問壯士高姓那漢  
 曰小人姓石名秀祖居金  
 陵一康人氏自幼弄得鎗  
 棒一生執意路見不平使  
 要相助一湖上叫小人做  
 拍命三郎因隨叔父來此  
 販牛馬消折本錢流落在  
 此賣柴度日一日買柴  
 怎能勾錢跡如今朝廷不

走汝却於東門外從後擊之從後一之妙想天明會  
 合關張二將收軍回樊城又先見定再令糜芳劉封  
 二人帶一千軍一半紅旗一半青旗紅屬火青屬  
 新野城外三十里一屋坡前屯住一見曹軍到紅旗  
 軍走在左青旗軍走在右他心疑必不敢追汝二人  
 却去分頭埋伏只望城中火起便可追殺敗兵然後  
 却來白河上流頭接應前三次調撥已完不想又有  
 一城此處孔明分一已定乃與玄德登高瞭望只俟  
 人同撥為下文登高對却說曹仁曹洪引軍十萬為前  
 捷音坐飲酒餉單隊前面已有許褚引三千鐵甲軍開路浩浩蕩蕩後  
 奔新野來是日午牌時分來到鵝尾坡去法入位鵝  
 下尖望見坡前一簇人馬盡打青紅旗說許褚催軍

明奸臣嘗道何不夫按梁  
 山泊人夥朝廷招安都有  
 官徵石秀嘆曰小弟無門  
 可進戴宗曰壯士若肯去  
 時小可引進敘話將散忽  
 聽得外面公人趕入店來  
 戴宗楊林見人多慌忙出  
 店去了石秀起身連住口  
 節級那裏去來楊雄手身  
 作揖曰纔蒙口下救我兄  
 願赴難能正回來不見是  
 下人說你在酒店吃酒特  
 尋至此敢問兄下高姓石

向前劉封糜芳分為四隊青紅旗各歸左右前於第  
 撥此即於第一次出現許褚勒馬教且休進前面必有伏兵我  
 必無埋伏可速進兵我官催軍繼至許褚復回坡前  
 提兵殺入至林下追尋時不見一人時日已墜西日  
 至晚漸漸敘到許褚方欲前進只聽得山上大吹大  
 擂臺頭看時只見山頂上一簇旗旗叢中兩把傘蓋  
 左立德右孔明一人對坐飲酒和對飲酒不是真許  
 褚大怒引軍等路上山山上擂木砲石打將下來不  
 能前進又聞山後喊聲大震欲尋路廝殺天色已晚  
 曹仁領兵到放且奪新野城撤馬軍士至城下時  
 只見四門大開曹兵突人並無阻當城中亦不見一  
 人竟是一座空城了知以此本曹洪曰此是魏



秀通知姓各楊雄大喜與計窮故盡帶百姓逃竄去了我軍糧且在城安歇來  
酒保撰酒過來我今日結日平明進兵此時各軍走乏都已飢餓皆去奪房造  
拜三郎為兄弟石秀大喜飯曹仁曹洪就在衙內安歇已入火初更已後初狂  
日敢問節級貴庚楊雄曰未寫火風大作先寫風守門軍士飛報火起曹仁曰此必軍  
我今年二十九歲石秀曰未寫火士造飯不小心遺漏之火不可自驚說猶未了接連  
我今年二十八歲就請節級坐拜為首楊雄大喜不見兵只幾次飛報西南北三門皆火起見火奇句曹仁急令  
賜飲筭還酒錢帶石秀回眾將上馬時滿縣火起上下通紅是夜之火更勝前  
家楊雄便叫巧雲快來與忽將前事對照日填望燒之以應上文妙甚後人有詩嘆曰  
叔叔相見那婦人生辰原以應上文妙甚奸雄曹操守中原 九月南征到漢川  
是個七月七日生的因此以應上文妙甚風伯怒臨新野縣 祝融飛下爛摩天  
喚做巧雲死嫁劉州王押以應上文妙甚曹仁引眾將突烟冒火奔路奔走聞說東門無火急  
司兩年身故後嫁楊雄石以應上文妙甚急奔出東門軍士自相踐踏死者無數曹仁等方纔

曹仁引眾將突烟冒火奔路奔走聞說東門無火急  
急奔出東門軍士自相踐踏死者無數曹仁等方纔

秀見了忙施禮曰嫂上請  
坐石秀恭拜婦人還了兩  
禮收拾一間室屋石秀安  
歇下却說戴宗楊林尋開  
公孫勝兩日絕無下落收  
拾行李便收飲馬川來邀  
裴宣鄧飛蓋康扮作官軍  
望梁山泊來見了頭領是  
蓋宋江等大喜收為頭領  
不題且說楊雄文人潘公  
邦和石秀開個豆腐舖時  
值冬初石秀換了新衣下  
鄉賣豬兩日回來只見舖

脫得火厄背後一聲喊起趙雲引軍趕來混戰前於  
次調撥此於敗軍各逃性命誰肯回身斬殺正奔走  
第二次出現問糜芳引一軍至又衝殺一陣曹仁大敗奪路而走  
劉封又引一軍截殺一陣糜劉二人前已於第一次  
出現前則一齊出現到四更時分出現今於第三次第四次又  
現此則次第出現人困馬乏軍士大  
半焦頭爛額奔至白河邊喜得河水不甚深上流頭  
也人馬都下河喫水人相喧嚷馬盡嘶鳴却說雲  
長在上流用布袋遏住河水黃昏時分望見新野火  
起補前昏一至四更忽聽得下流頭人語馬嘶急令  
軍士一齊掣起布袋水勢滔天望下流衝去曹軍人  
馬俱溺於水中死者極多前於第一次調撥今却於  
又用水浸十萬之眾第五次出現曹仁引眾將望水勢慢處奪路

又用水浸十萬之眾  
曹仁引眾將望水勢慢處奪路



店不開到家看時肉案砧而走到博陵渡口只聽喊聲大起一軍攔路當先  
頭都收了石秀村曰可奇大將乃張飛也大叫曹賊快來納命前於第二次調  
出外跟官不官家事必然參差有勢却以一筆不亂曹軍大驚正是  
嫂嫂見我做了衣服又兩日不回故此不做買賣我  
休出言自去除回鄉便去收行李整帳部來見潘  
公潘公安排素餐請石秀坐定吃酒石秀曰老丈且  
收過這束白帳目我有半點私心天誅地滅潘公  
曰叔叔何故出此言石秀曰小人離家七年今欲回

未知曹仁性命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城內纔看紅焰吐木邊又遇黑風來



去走一遭交還帳目今晚四大奇書第一種卷之二十一

相許明目且行潘公聽了

聖嘆外書 茂苑王宗崗序始氏評

笑曰叔叔且住听老漢說

第四十一回

明正是恩恩社士提三尺

劉立德携民渡江

破戒以簡喪在泉且听下

趙子龍單騎救主

回分解

第四十二回

前孔明教劉琦是走爲上計今教立德亦是走

楊雄醉罵潘巧雲

石秀智殺裴如海

朝看結業經

暮念法華咒

種瓜始得瓜

種豆始得豆

爲上計然劉琦之走得免於難立德之走幾不免於難其故何也則皆立德不忍之心爲之累耳若非不忍於劉表則可以不走若非不忍於劉琦則可以不走即走矣若非不忍於百姓則儘可以輕於走提於走脫然於走其走而及於難者乃立德之過於仁而非孔明之疎於計